



历代名人爱情传奇

# 有生之年 有幸遇见

广陵子◎著
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古意：美人名士自倾城

明月梨花一梦：苏轼与王朝云

赌书消得泼茶香：李清照与赵明诚

不许情人唤不起——纳兰容若与卢氏

浮生如梦，为欢几何：沈复与陈芸

## 第二章 玉映：张家有女初长成

则见风月暗消磨：张元和与顾传玠

爱而敬之，百年相欢：张允和与周有光

隔花人远天涯近：张充和与傅汉思

乡下人，喝杯甜酒吧——张兆和与沈从文

## 第三章 旧时：别有风情旧时香

陶然亭畔旧春风——高君宇和石评梅

不识梅郎是梅郎——梅兰芳与孟小冬

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：张爱玲和胡兰成

## 第四章 才情：数去更无君傲世

生不同来死同归：傅雷与朱梅馥

万水千山走遍——三毛与荷西

人生边上的围城：钱钟书与杨绛 105

## 第五章 他山：似这般动人模样

通往存在的道路：海德格尔与阿伦特

更爱你的灵魂：萨特与波伏娃

亦夫亦子亦情人：杜拉斯和安德烈亚·扬

## 第一章 古意：美人名士自倾城

我不知道我的前生几度轮回里？正当北宋东京梦华之时，可曾见过东坡携着朝云出城游春访友悠然自得？正当南渡江山改换之际，可曾见过李清照携着夫君的手泪眼相望寸断柔肠？正当桃花扇底断送南朝之后，可曾见过纳兰容若徘徊在爱妻墓前黯然神伤？正当万马齐喑西风渐起之时，可曾见过沈复与芸娘泛舟于太湖之上把酒临风？千古之上，可堪相思相望者，又何止此数人？不过是他们的故事，格外地触动了某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，某一点不可言说的心事。沉迷了岁月，撩乱了浮生……

### 明月梨花一梦：苏轼与王朝云

过往五千年间，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惊才绝艳、名垂千古的耀眼人物，潇洒飘逸如李太白，沉郁顿挫如杜工部，缠绵悱恻如李商隐，英姿勃发如辛弃疾……但如果要从这些文坛大腕中，寻找一位综合得分最高的全能型选手，那就非苏轼苏东坡莫属了。

东坡其人，可谓上下数千年中，寥寥不世出的几位绝顶天才之一。文则昂然侧身唐宋八大家之列，诗则为李杜之后一大家，词则以豪放旷达开一代新风，书法则为“苏黄米蔡”宋四家之首，绘画成就亦远在同侪之上，金石，佛学，政论……举凡当时显学无不涉猎，真可谓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。

文采风流如此，再添上几段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，苏东坡这幅精彩纷呈的人生画卷中，也就多了最明媚动人的粉红一笔，恰如临水桃花，十分春色，全然圆满。

苏东坡前后有过三位妻妾，巧的是，她们全部姓王。发妻王弗，续弦为王弗的堂妹王闰之，侍妾王朝云。她们三人到底谁在东坡心中占有最重分量呢？后人争论纷纷，莫衷一是，然支持朝云者最为多数。一个重量级的原因就是，在这三人中，苏东坡写给朝云的诗词作品是最多的，共计诗5首，词7首，文3篇。其他涉及或疑为影射朝云者尚且不计。另一个原因则在于，朝云是陪伴在东坡先生身旁经历最为坎坷、时间跨度最长的女子，从十余岁时初见，到岭南溘然长逝，二十余载的漫长时光中，她和他琴瑟相和、心曲互通，谱就了一段千古不朽的爱情佳话。

芙蓉一朵立娉婷

宋神宗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的夏天，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，在西子湖畔已经度过了两年的悠闲时光，两年前因反对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变法，东坡被“拗相公”贬来此地，当一个小小的闲官。却不知这一贬，成就了苏东坡与杭州山水、江南佳人的一段大好因缘。

宋代风尚重文轻武，文官的生活更是惬意自在，正如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所言：痴儿了却公家事，快阁东西倚晚晴。时值初夏，水似眼波横斜，山如眉峰聚散。苏州太守陈襄在西湖边大宴宾客，我们的才子苏东坡自然是座上嘉宾。

在这般“往来有鸿儒，谈笑无白丁”的盛大聚会上，妓女自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，她们与文人学士唱和来往以自抬身价，名士们也多以出入秦楼楚馆为韵事。宾客远观美景、醉揽佳人、手捧酒杯、闲吟诗词，说不尽的潇洒风流。在这其中，有一位弹琵琶的小小乐妓格外引人注目，她虽然形容尚小，却神清目秀、宜嗔宜喜，已经可以看出日后的绝色模样，不由令人心猿意马。我们的大诗人自然也不例外。

酒过三巡，众人愈发兴致盎然，起哄着让苏东坡题诗一首，以志今日之乐。诗人的目光在女孩面上稍停片刻，便淡然望向远山，用略带四川口音的官话悠悠吟诵：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  
山色空蒙雨亦奇。  
若把西湖比西子，  
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诗人声音方落，众人已轰然叫好，用浙江的绝色美女西施，来比拟姿态万千的西湖，美人美景交响辉映，可谓出人意表又贴切之至，东坡之才果然无双。连那位懵懂的小女孩子也灿然一笑，诗人的眼光更加移不开了。

善解人意的太守大人、知情解趣的宾客同僚，早就看出了东坡的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宴会还没有结束，已经有人来告诉这位小琵琶女：她被买下来赠与了苏东坡大人。

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命运转折，她在恍然中，更多的是欢喜和期待，能够从此跳离风尘，来到名满天下的苏东坡身边，哪怕为奴为婢、为妾为侍，她都是甘心情愿的。何况那人看待自己的眼神中，有惊艳，有欣赏，有怜惜，唯独没有轻视和鄙夷。她知道，她是无比幸运的。

她抱着琵琶，分花拂柳般从人群中翩然走来，盈盈拜倒在苏东坡面前：“大人，请赐我一个新的名字吧。”然后抬起头来，一双大眼中珠泪盈盈。看着这张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面庞，苏东坡不知怎的，想起了当年坐船进京赶考时，在江中遥遥看到的巫山神女，“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”，苏东坡喃喃自语：“你就叫朝云吧。”

那一年，朝云十一岁，苏东坡三十八岁。

天香国艳肯相顾

有人可能会大惊小怪了，才十一岁，东坡莫非是有“恋童癖”？其实大谬不然，古人平均寿命极短，故而三十不为夭，七十古来稀，十四五岁结婚者比比皆是。十一岁对于宋代的女孩子来说，已经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年龄了。

同时代的另一位大文豪欧阳修也在词中抒发过对少女的爱恋：十四五，闲抱琵琶寻。堂上簸钱堂下走，恁时相见已留心。何况到如今。可见在时人眼中，这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事情。

朝云到苏家后，苏轼的夫人王闰之见其年纪幼小、青稚可爱，不免多加照拂，朝云也就顺理成章随了夫人的姓氏：王。苏东坡的词中，朝云的身影也开始若隐若现了。

琵琶绝艺，年纪都来十一二。

拨弄么弦，未解将心指下传。

主人嗔小，欲向东风先醉倒。

已属君家，且更从容等待他。

《减字木兰花·赠小鬟琵琶》

这个美丽的小姑娘，弹得一手出神入化的好琵琶，只是毕竟还未解风情，远远做不到“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”。主人虽然“恁时相见已留心”，也只能摇摇头，自己独向东风，自斟自饮罢了。不过这支名花已经移入家中，而且也终有长大的那一日，不如静下心来，看她一日日在春风中抽条长叶、发芽开花，“且更从容等待他”。

家有贤妻美妾，仕途上的蹭蹬困顿，也就可以弥补一二了。熙宁七年（1074）春天，东坡因公事前往常州附近，春节也未能和家人一起度过，除夕之夜分外凄凉。好在大年初一清早，窗外梅花上的喜鹊就开始叽叽喳喳，紧接着就有家信送来。除了妻子一如既往的温柔叮嘱外，还有一张色彩柔美、香味扑鼻的信纸。难道是朝云？苏东坡兴奋地打开，只见朝云用尚显稚嫩的笔迹，描摹了前朝才女苏蕙的回文诗，一笔一画，可以想象到她写字时认真而用力的样子，连鼻尖上的汗珠都忘了擦。

苏东坡回到书房里，又填了一首《减字木兰花》，回赠给可爱的小朝云：

晓来风细，不会鹊声来报喜。

却羨寒梅，先觉春风一夜来。

香笺一纸，写尽回纹机上意。

欲卷重开，读遍千回与万回。

此时，他的归家之情已是箭在弦上、迫不及待了。

回到家中，眼见朝云生动而娇艳的面孔，恰如“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”。然而仅有美色，显然是无法让审美情趣极高的大才子满意的。朝云除了继续练琵琶之外，还开始学习书法、茶道等诸项技艺，可见要想成为一朵优秀的解语花，实在并非易事。

苏学士喜茶不喜酒，对于茶道也有颇为精深的造诣。从来佳茗似佳人，心灵手巧的朝云很快也就得了东坡的真传。苏家曾有太皇太后所赏赐的名茶“密云龙”，苏东坡视之如宝，只有最亲近的门生故旧登门，才有资格一品这“密云龙”的绝妙滋味。苏门四学士，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，都有这个资格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位叫廖正一的年轻人，因才华特异，也能得到苏学士的另眼相待。为他们濯手烹茶的，自然非朝云莫属。

绮席才终，欢意犹浓。

酒阑时，高兴无穷。

共夸君赐，初拆臣封。

看分香饼、黄金缕、密云龙。

斗赢一水，功敌千钟。

觉凉生，两腋清风。

暂留红袖，少却纱笼。

放笙歌散、庭馆静、略从容。

——《行香子》

这位碧纱笼中的“红袖”佳人，给四学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当然，乍入苏门的他们，此时还没敢对师傅的新宠评头论足。而另一位以狂傲不羁闻名于世的大家，米芾，则已经在—首《咏茶》词中，从旁观者的角度赞美了朝云。“娇鬟，宜美盼，双擎翠袖，稳步红莲。座中客翻愁，酒醒歌阑。点上纱笼画烛，花骢弄、月影当轩。频相顾，馀欢未尽，欲去且流连。”

这很像是电影中的长镜头，朝云在心无旁骛地煎茶待客，而年轻的“米癫”早已色授魂与，酒醒人散后还忍不住频频回首，想再看看她的情影。至于当时我们的苏东坡大人作何反应呢？就不得而知了。

别郎容易见郎难

其实自命清高的文人都讲究一个情调，所以米芾再倾慕颠倒也只是欣赏，而苏东坡对养在后院的朝云，也深谙“家花不如野花香”的妙趣，效仿一下那位著名的南唐李后主，“手

提金缕鞋，划袜步香阶”。当然，以东坡无人可及的才气，把这种“幽会”的滋味，描摹得更淋漓尽致。“好事若无间阻，幽欢却是寻常。

一般滋味，就中香美，除是偷尝”。这种心知肚明的“感情游戏”，对于年过不惑的苏大人来说，可真算得上是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了。

家事虽然顺心，仕途却愈发不顺。东坡从杭州迁到密州，三年后转到徐州。元丰二年(1079)至湖州。就在这一年，震惊文坛的“乌台诗案”爆发，苏东坡以诗文作品中毁谤时政的罪名被捕入狱。平心而论，诗人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愤激牢骚之词，然其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更是不容错认。但他的政敌却断章取义、借题发挥，造就了有宋一代最著名的文字狱。

当时苏东坡已是天下公认的文坛宗主和学术领袖，他在外放的几年间，于密州徐州诸地政绩显著，因此一朝被捕，天下震动。在押解进京的途中，沿途观看送行的百姓无不泪落如雨。苏东坡自己也痛苦沮丧之极，几次恨不得跳水自尽。

消息传到家中，王闰之和朝云都惊呆了，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在她们面前总是谈笑风生、豪爽风趣的夫君，竟然遭受如此大难。王闰之失魂落魄之余，竟要将苏东坡的全部手稿烧毁，她颤抖着双手，捧起一大摞诗文手稿，“大人就是因为这劳什子文章获罪的，可留不得了。”朝云大惊失色，赶忙扑上前去，痛哭失声：“夫人，这都是大人的命根子啊。千千万万烧不得！”王闰之沉痛地望向朝云：“我何尝不知？但朝中那些人，鸡蛋里面挑骨头，不来家中继续搜查，他们焉能罢休呢？”朝云愣住了，双手一点一点地松开，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，面朝京城方向决然跪下：“只要大人平安无事，我王朝云愿付出三十年寿命。上天可鉴。”

在接下来的5个月中，对苏家所有的人说都是不堪回首的噩梦，清风朗月、渊渟岳峙的苏东坡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折辱，连同住的狱友都看不下去了，“遥怜北户吴兴守，诟辱通宵不忍闻。”好在无论何时何地，国人的精神领域中总有一脉清流，由良知、道德与正义汇集而成，涤荡黑暗，扫除罪恶，一往无前。

王闰之和朝云日日以泪洗面，在她们不熟悉的男人的世界中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苏东坡奔走疾呼、上书开罪，统治者也并非全然昏庸之辈。乌台诗案终于宣告落幕：苏东坡连降数级，被贬黄州。

黄州，在苏东坡的生命中，绝对是一个举足轻重、继往开来、分水岭般的标志性存在。以贬谪黄州为界，苏东坡的思想境界和作品风格，可分为截然不容的前后两期。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，苏东坡真正走向了圆融旷达的大家之境。

他对朝云更加眷恋，元丰三年(1080)刚到黄州不久，家眷还都未能接过来，东坡写信

给朝云，“情若连环，恨如流水，甚时才休？……向彩笺、写遍相思，字了重重封卷，密寄书邮。料到伊行，时时开看，一看一回和泪收。”朝云看到这样的深情词句，更是忍不住“一看一回和泪收”了。

这边是遭受重挫思念家人，那边是望断关山渴望团聚。朝云恨不得身插双翅，随风飞到先生身边，好帮他端茶倒水、铺纸磨墨，好为他“红巾翠袖、搵英雄泪”。“君还知道相思苦，怎忍抛奴去？不辞迢递过关山，只恐别郎容易、见郎难。”收到东坡的这封信后，朝云更是柔肠寸断：“冤家啊冤家，这不正是我想对你说的吗？”

千重山，万重山，相思枫叶丹。王闰之和朝云终于来到了苏东坡的身边。安慰罢贤妻，苏东坡愧疚地看着朝云，心中既喜且忧、况味难言，以朝云的韶年如花、多才多艺，何愁没有更好的出路和归宿呢？而她却毅然决然跟着夫人，来到这荒凉僻远的地方。殊不知朝云的心中，早已是坚若磐石：有生之年，必将伴随先生左右，不离不弃，海角天涯。

水殿风来暗香满

来黄州之前，东坡名满天下、交友广阔，友情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。然自到黄州以来，朋友们好像集体消失了一样，没有一封安慰问候的书信，东坡满怀热情地给朋友写信，却总是如石沉大海。虽然从来不说什么，但朝云能感觉得到，先生心中的失意和落寞。

但慢慢地，她发现东坡先生变得不一样了，目光更清明，步伐更稳健，笑声更沉着，气度更雄浑，胸怀更旷达了。这种变化是从哪天开始的呢？从全家人一起动手，自力更生、除草烧荒、一砖一瓦修建东坡草堂开始吗？还是从夜游赤壁的那几次开始？说不大清楚了，但朝云觉得，她越来越喜欢这样的先生，也越来越依恋这样的先生了。

当地淳朴善良的山民知道这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开始有人热情地过来串门，送米送菜，分给他们当地的特产和猎物。乡民们怯生生地放了东西就准备走，苏东坡却热情地和他们攀谈，问他们豆苗几时熟，麦子一季种几次。慢慢地，乡民们放开了拘束，开始围着这位大人物谈天说地、笑语连连了。

刚读了陶渊明诗的朝云想，这是不是“相顾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”呢？这样似乎也很好啊，只是从以前那些大人物到现在这些乡民，大人真的适应了这种落差吗？有一天，她不担心地这样问苏东坡。苏东坡哈哈大笑，回她一句：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。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。”

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，朝云自言自语几遍，眼睛一亮，“先生，我明白了。”“哦？”苏东坡饶有兴趣地看着她：“朝云试为我解释一下。”朝云胸有成竹地点点头，又引用了两句



陶诗：“闻多素心人，乐与数晨夕。”东坡不由拊掌大笑：“果然贴切。”“朝云今日也是素心人呢。”

其实苏东坡早已注意到，自来黄州后，朝云年龄渐长，渐渐摒弃了十几岁时桃红柳绿的鲜艳颜色，代之以湖蓝、黛青，愈发显得她一身冰肌雪肤、清艳无双。两人携手并肩，慢慢地走在回家的山路上，夕阳的余晖，把他们的影子拖得老长老长。

吃过晚饭，已是星汉灿烂、清风徐来，好一个凉爽宁静的夏夜。全家人围在瓜架之下，听苏学士慢慢讲那过去的故事：“我七岁那年，在家乡见过一位姓朱的老尼姑，已经九十岁了。她说自己曾经是后蜀的宫女，亲眼见过花蕊夫人。也是在这么一个夏夜，君王（指后蜀国君孟昶）为花蕊夫人做了一首词，仙乐风飘，她断断续续只记得开头两句，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。”

云行浅水，月映高天，全家人悠然神往，一时静默无语，只有虫声唧唧，如此浮生，真如梦境。还是朝云打破了沉默，轻声说：“听这两句，倒好似《洞仙歌》的开头呢。”一闻此言，东坡心中豁然开朗，他从年幼时就一直魂牵梦萦于这个神秘的故事，想把它续补完满，对音律词令有一种敏锐直觉的朝云，可谓给他的这段经历，掀起了通往玄幻之境的水晶帘。

一句句绝妙好词从东坡心中流淌出来：

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。水殿风来暗香满。

绣帘开、一点明月窥人，人未寝，欹枕钗横鬓乱。

起来携素手，庭户无声，时见疏星度河汉。

试问夜如何？夜已三更，金波淡、玉绳低转。

但屈指、西风几时来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。

神乎？仙乎？东坡先生且吟且舞，浑然不似尘世中人，而他心中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：朝云，你就是我的花蕊夫人。一旁的闰之夫人点头微笑：“但屈指西风几时来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。”看来这流年似水，既带来了自己的霜鬓，也送来了朝云的红颜，让先生给朝云收房，看来是时机成熟了。她站起身来，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苏东坡和朝云：“大人，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啊。”

更看绿叶与青枝

朝云终于如愿以偿，正式成为了东坡先生的侍妾，一朝心愿得偿，两人自然是蜜里调油、如胶似漆。很快朝云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，东坡自然大喜过望，一时恨不得昭告所有亲朋好

友，一时又舍不得告诉任何一个人、只想自己独享这份巨大的甜蜜和快乐。

怀孕初期的女子往往嗜睡贪酸，情绪也不大稳定，又是初为人母的喜悦，又是对未知小生命的担忧。苏东坡在一系列梅花诗中半遮半掩地向我们透露，“不应便杂夭桃杏，半点微酸已著枝。”身怀六甲的朝云愈发容光照人、满身幽香，“抱丛暗蕊初含子，落盏秾香已透肌。”在东坡眼中，此时的朝云可不正是那含苞待放、欺霜赛雪的一树梅花吗？

元丰六年（1083）九月二十七日，朝云为东坡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儿子，东坡视若珍宝，给他取名叫苏遁，“遁”字取自《易经》，有遁世归隐之意。乳名则更加朴实无华，名为“干儿”，脚踏实地，讲求实干。这哪里像一位大文豪取的名字呢？家人多有不解，朝云却从未提出异议，她明白，来到黄州以后的大人，已经深深了悟“用舍由时、行藏在我”的真意，没有什么比“遁”和“干”这两个字，更能寄托他对孩子的千般珍重、万般爱惜了。

在干儿的满月宴上，朝云容光焕发，抱着干儿站在东坡身旁，东坡老怀大慰，向众人解释了他取名的典故和由来，并戏谑般地做了一首绝句，这就是在后世大大有名的《洗儿戏作》：

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

唯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

众人轰然叫妙，唯有朝云心中蓦然一阵酸楚：也只有大人这样的绝顶聪明人，才有资格说“我被聪明误一生”，可是放眼当今朝廷，满堂公卿尽是“愚且鲁”之辈，大人何日才能如愿以偿、一展胸中抱负呢？

不管有没有那一天，大人，我和孩子都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。黄州，就是我们的乐土。

然而意想不到的灾难，已经朝着这苦中作乐的一家人，悄悄露出了锋利的爪牙。干儿还不到半岁时，苏东坡又接到朝中旨意，将他迁到汝州。正是暑热难耐的天气，交通又极为不便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的夏天，小小的干儿因为中暑难治，伤逝在去汝州的客船之上、母亲的怀抱之中。

上天给予的珍宝，又如此匆忙地收了回去，再也不能抱一抱亲爱的小儿子，看他无邪的笑颜，听他咿呀的学语声了。“归来怀抱空，老泪如泄水”，这恐怕是在黄州脱胎换骨后，东坡第一次如此痛彻心扉，然即使在这样巨大的悲痛中，他最牵挂的仍然是朝云，“我泪犹可拭，日远当日忘。母哭不可闻，欲与汝俱亡。故衣尚悬架，涨乳已流床。”

孩子的小衣服小裤子还挂在架上，还在哺乳期的朝云，乳汁已经满溢流淌了出来。那个牵系着一家人喜怒哀乐的小精灵，却已经永远地消失了。东坡强忍泪水宽慰着朝云，朝云却已经哀痛欲绝，恨不得追到黄泉那头，去抢回自己的儿子。

一家人没有到达汝州，在中途的常州居住了下来。他们都需要时间和空间，来默默治疗

自己内心的伤口。常州风物有似杭州，东坡选择此处，是为了让朝云尽快地恢复如初，他们一起吃斋念佛、虔诚祈祷，希望干儿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中，平安喜乐，健康成长。

翰林前世是襄王

时间永是流逝，街市依旧太平。只有岁月的反复冲刷，才能让血淋淋的伤口麻木结痂，沉睡在心灵的某处。那个小小的孩子，成了苏家人不可触碰的地方。

无论心中如何哀痛，年轻的朝云终于还是挺了过来，她又抱起了琵琶，煎起了清茶，又能以妙舞清歌，让苏学士为之忘忧开怀了。

离开黄州后的几年中，东坡的处境有所好转，先后出任翰林学士、杭州太守，并在元祐六年（1091）再度回京。当时，东坡最得意的弟子，大名鼎鼎的秦观秦少游，也在京中任职，顺理成章地成了苏家不请自来的常客。

对于朝云在东坡心中的地位，秦少游心知肚明，在欣赏了朝云的歌舞后，他挥毫写下一首《南歌子》：

霭霭迷春态，溶溶媚晓光。不应容易下巫阳。只恐翰林前世、是襄王。

暂为清歌住，还因春雨忙。瞥然归去断人肠。空使兰台公子、赋高唐。

聪明的秦少游猜到了当年老师给朝云取名的真意，将朝云比作那位“来如春梦几多时”的巫山神女，那么苏学士自然就是和神女共度巫山的楚襄王。而自己虽然也为神女的仙姿所迷醉，却只能当一个旁观者“兰台公子”，写一篇漂亮的诗文，来记下这难得的奇遇了。

东坡读了这首既大胆、又识分寸的艳词之后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少游高才，说不得，老夫也要唱和一首了。”

云鬓裁新绿，霞衣曳晓红。待歌凝立翠筵中。一朵彩云何事、下巫峰。

趁拍鸾飞镜，回身燕漾空。莫翻红袖过帘栊。怕被杨花勾引、嫁东风。

“老师”，秦观脸上一红，“学生可不是那轻薄杨花啊。”苏东坡得意地捋着胡须：“无妨无妨，落花有意，怎奈流水无情呢？”躲在帘内的朝云又气又笑，这师生两个竟拿自己开起了玩笑，看来这次的“密云龙”，秦少游是没有口福了。

苏东坡的另外几个得意门生，也都有赞美朝云的诗词，只是比不上这位“山抹微云”秦学士罢了。黄庭坚写的是“近池催置琵琶床，衣带水风香”，晁补之则更加想入非非一点，“鸚鵡花前弄，琵琶月下弹。蓦然收袖倚栏干。一向思量何事、点云鬟？”对于师兄们“明目张胆”的倾慕向往，四学士中最为老实忠厚的张耒不以为然，一语道破天机，“蜂蝶休忙，不与春风一点香。”你们都别痴心妄想啦，朝云小师母和老师之间的情意，皑如山上雪，皎

若云间月，岂是你们覬觐得了的？

书房中，东坡和朝云相视而笑，此时的他们，早就是“身无彩凤双飞翼、心有灵犀一点通”了，什么襄王神女，什么蝶舞蜂随，于他们不过是清风过耳，终不萦怀。

这几年，东坡先生的官是越当越大了，翰林学士，兵部尚书，端明殿学士。在外人看来，此前数十年的磨折，终于让这位大学士学会了明哲保身，想要平安度日了。但苏东坡就是苏东坡，哲人慧眼，志士胸怀，锋镝牢囚取次过，依然不废我弦歌。王安石变法他嫌激进，司马光当政他认为保守，这样一来，新旧两派无不视之为仇。东坡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，真是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啊。

一天下朝后，东坡吃过晚饭在院中散步，忽然来了兴致，拍拍自己开始发福的肚子，问大家：“你们说，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？”一个机灵的小侍女马上抢答：“大人腹中都是文章啊。”东坡摇摇头，不以为然，又有个聪明的上来奉承：“都是识见才华啊。”东坡还是摇头，众说纷纭，东坡却只是摇头。朝云冷眼旁观，心若明镜：“您一肚子都是不合时宜。”东坡捧腹大笑，朝云朝云，只有你才是我的知音啊。

古往今来，因为站得高、看得远，说出当时人不敢说、说不出的话，哪个天才不是不合时宜的呢？满朝公卿不解东坡，知交好友不解东坡，而灵心慧质的朝云却能一语中的，不是因为爱，还能是什么原因呢？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苏东坡终于为自己的不合时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四月被贬英州（今广东惠州），六月又贬到惠州，愈加偏远。在当时人看来，像岭南这样的天涯海角处，穷山恶水，毒烟瘴雾，恐怕一去就再难回来了。在此前一年，王闰之夫人已经去世，东坡则把家人侍妾仆从等等几乎全部遣散，身边只留下小儿子苏过和两个老仆人。

我们的朝云呢？

是的，东坡最割舍不下、又不忍心让她同去受苦的就是朝云，他想把朝云留在内地。但朝云却斩钉截铁、不为所动，甚至还破天荒地冲敬爱的苏大人发了火：“难道您觉得我连端茶倒水的资格都没有？”

最终，和东坡共赴岭南的，还有朝云。对此，东坡铭感五内，在给朋友的信中，他自豪又苍凉地写到：“自当涂闻命，便遣骨肉还阳羨（常州），独与幼子（苏）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。”

老云，就是朝云，当时她刚刚三十出头，“老云”的呢称，有没有一点“少年夫妻老来

伴”的意味呢？从此，说朝云是东坡生命最重要的女人，再也不为过了。

天涯海角，回望中原，如烟如梦，恍如隔世。东坡收拾情怀，写过这么一首读来清新明丽、满口余香的经典好词：

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来时，绿水人家绕。

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？

墙里秋千墙外道。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

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

——《蝶恋花》

写完之后，他颓然搁笔，对身旁的朝云说：“朝云，你为我唱唱这阙《蝶恋花》吧。”朝云答应一声，强忍着眼中的泪水，拿来自己心爱的琵琶，启朱唇，发皓齿，一声婉转清音，缓缓飘出。

一字一叹，一声一哭，唱到“枝上柳绵吹又少”，她已经泣不成声，东坡缓缓睁开眼睛：“怎么了？”朝云泪珠滚滚：“我最唱不下去的，就是‘天涯何处无芳草’这一句啊。”

东坡心酸不已，却又故作欢颜来安慰她：“你看你看，我刚刚悲秋，你又来伤春了不是？”

回应他的，只有朝云的呜咽声。

这一刻，他不是那个名满天下的大文人、大才子，她也不是那个千娇百媚的小小侍妾，他们只是一对普通的饮食男女，一双相伴到天涯的平凡夫妻。只有她懂他，也只有他懂她。

春光灿烂，恰如红颜之美，故而春残花落时，女子多伤春；秋果成熟，恰如功业辉煌，故而秋光凋零时，男子多悲秋。但其中蕴含的对生命、对人生、对命运的无限珍惜和探索，却是完全共通的。

又到春末，固然芳草处处，正像报国无门的屈原大夫所说：“何所独无芳草兮，尔何怀乎故宇”，然而朝云怎么能不知道？大人的一颗心，没有丝毫远离过京城汴梁、江山社稷。而今却独自天涯零落，自己也慢慢老去了，恐怕过得几年，就不能陪伴在大人身边，与他共赏“水连芳草月连云”的美好景致了。

前思后想，柔肠百转，怎么能不泪下如雨呢？

抛却了舞衫歌扇，捧起了经卷药炉，朝云出落得愈发清逸了，真如“世外仙姝寂寞林”，但她和东坡的一片至情，却愈发深浓了。

不似杨枝别乐天，恰如通德伴伶玄。

伯仁络秀不同老，天女维摩总解禅。

经卷药炉新活计，舞衫歌扇旧因缘。

丹成逐我三山去，不作巫阳云雨仙。

——《朝云诗》

比起那位晚年把侍妾全部遣散的乐天居士白居易，东坡是何等幸运。他的欣慰和满足，也于此可见一斑。

阴霾的日子中，小小的快乐，就是乌云上的银边，透露出太阳的些许光辉。端午节快到了，爱美的朝云稍一装点，立刻便是神采奕奕，但她总觉得还缺了最重要的一环，于是又发起愁来。直到东坡提醒，她才恍然大悟，“学纫兰为佩。寻一首好诗，要书裙带。”

好诗要向谁求呢？眼前不正是天下无双的人选吗？苏东坡欣然从命，挥毫而就。

轻汗微微透碧纨，明朝端午浴芳兰。流香涨腻满晴川。

彩线轻缠红玉臂，小符斜挂绿云鬟。佳人相见一千年。

——《浣溪沙》

佳人相见一千年，读着这三生之约的美好词句，朝云会心地笑了。

岭南毕竟条件艰苦，朝云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，但和那位病了之后就再不见汉武帝的李夫人不同，在爱人东坡的眼中，病了的朝云还是美的，就像天边的明月一样，哪怕被云彩遮掩，却更添风姿。东坡心疼朝云，恨不得病生在自己身上，朝云却摇摇头，为他唱起了一曲《金缕衣》。以此来安慰他：好景不长，且行且珍惜吧。

美人如月，乍见掩暮云，更增妍绝。

算应无恨，安用阴晴圆缺？

娇甚空只成愁，待下床又懒，未语先咽。

数日不来，落尽一庭红叶。

今朝置酒强起，问为谁减动，一分香雪？

何事散花却病，维摩无疾？

却低眉、惨然不答，唱《金缕》一声怨切：

堪折便折，且惜取、少年花发。

——《三部乐·情景》

朝云的病情稍有好转，老东坡手舞足蹈，高兴得像孩子一样。但非常不幸，这只是病人的回光返照，朝云的生日快到了，东坡用了诗歌中最隆重正式的体裁，口号，为她祈福祝寿，“天容水色聊同夜，发泽肤光自鉴人。万户春风为子寿，坐看沧海起扬尘。”

沧海桑田，敌不过黄泉碧落。临终之际，朝云望着她追随了一生的东坡，眼前一幕幕如

电般掠过，西子湖畔初见，琵琶弦上重逢，黄州的艰辛和甜蜜，儿子夭亡的痛楚，“不合时宜”的知心，天涯芳草的失落，老来相伴的温馨……一幕幕，一重重，朝云释然了，轻声念着《金刚经》的偈子，在东坡怀中，她安然离世……

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

这看似超脱的句子背后，何尝不是对东坡最后的安慰和牵挂？

朝云也去了，东坡终于消尽了平生种种心。他把朝云安葬在惠州西湖的南畔，为她写下了墓志铭：“浮屠是瞻，伽蓝是依。如汝宿心，唯佛是归。”归去吧，归去吧，这人生万般苦，愿你能早登极乐，早得解脱。

在《惠州荐朝云疏》中，他用八个字来概括朝云，“一生辛勤，万里随从”，平平常常的两句话中，蕴含的是两人二十余年无比深厚的感情。“此会我虽健，狂风卷朝霞。使我如霜月，孤光挂天涯。”“朝霞”（即朝云）一去，东坡就如同风霜冷月，孤孤单单，凄凄冷冷，鸳鸯瓦冷霜华重，翡翠衾寒谁与共？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啊。

又到一年梅花开时，东坡睹花思人，写下了号称“古今第一咏梅词”的《西江月》：

玉骨那愁瘴雾，冰肌自有仙风。海仙时遣探芳丛，倒挂绿毛幺凤。

素面常嫌粉污，洗妆不褪唇红。高情已逐晓云空，不与梨花同梦。

玉骨冰肌，素面朝天，质本洁来还洁去，一抔净土掩风流。而余下的尘世中人，还将在这万丈红尘中继续随波而去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
年年岁岁，东坡徜徉在惠州的西子湖畔，朝云墓边的“六如亭”里，是他对朝云最后的告白：“不合时宜，唯有朝云能识我；独弹古调，每逢暮雨倍思卿”。黄昏时节，细雨纷飞，天上人间，他们会在哪个地方重逢呢？

## 赌书消得泼茶香：李清照与赵明诚

《红楼梦》中黛玉教香菱学诗，纵论古今诗人高下，别具慧眼，锦心绣口，使我心有戚戚焉。她鄙薄陆放翁的“浅近”，认为这并非诗的正道。推崇李太白、杜工部和王摩诘三位大家，分别视为七绝、七律和五律的正宗。溯而源之，再读一读魏晋诸位名家如陶渊明、谢眺、阮籍、庾信、鲍照等人的集子，以香菱的聪慧，不出一年半载，就“不愁不是诗翁了”。

有这样高明又不藏私的老师，又有那样好学而悟性十足的学生。后来香菱在大观园诗社

中的精彩表现，也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了。如此珠玉琳琅一段好文字，方可称得上是“毫端蕴秀临霜写，口齿噙香对月吟”啊。

不过令人奇怪的是，以性情身世禀赋而言，在历代诗人中，林妹妹却偏偏不喜欢和她最是相近的李商隐，有一回大家坐船玩耍，林妹妹对宝哥哥半是撒娇半是蛮横地说：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，只有一句还算挺好，留得残荷听雨声。在妹妹面前根本毫无脾气节操的宝哥哥一听马上说好啊真是好句子，咱家池塘里的枯枝败叶都不要拔了。

如此殷勤，也不过换得妹妹莞尔一笑。

同是才女，不知林妹妹对易安居士可有隔代知音之感？曹雪芹先生没说，我们也不好妄加揣测，但从妹妹哀婉悱恻、清丽尖新的诗句来看，倒是很有几分漱玉花间的味道。

林妹妹还写过《五美吟》，颂扬感慨过古时几位大名鼎鼎的奇女子，美人巨眼识穷途的红拂，吴宫空自忆儿家的西施。向往知音、爱情与生命的自由，质疑权力的虚伪和命运的定数。像一簇小小的却明亮的火焰，盛开在庭院深深的朱门绣户中。

所以李清照与赵明诚那样的爱情，应该是为她所嘉许的吧。林妹妹说过，“我为的是我的心”，“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强似污淖陷渠沟”。空灵洁净，不染尘埃。而在真实的历史中，能配得上如此评语的，怕也只有李清照等寥寥数人耳。

对了，李清照也有一位女弟子韩玉父，后来千里寻夫，知其薄幸，遂写诗叹曰“生平良自珍，羞为浪子妇”。这样的自珍、自重和自尊，何尝不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呢？抹去了世俗风烟尘灰色，方能看出这一位位好女子心中，未被玷污的最初的洁白。

### 倚门回首弄青梅

宋，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春，山东济南章丘，一个小小的女孩儿来到了世上。其父李格非才华俊迈，识见过人；其母王氏则是宰相之后，名门闺秀，学养出众。先天的优良基因，加以后天的良好教养，让小女孩的聪颖慧黠得以无拘无束地蓬勃生发，成就了后来名垂千古的李清照。

清照两岁时，父亲由家乡的一名小小闲官，被提拔为国子监的学录，然京城居大不易，李格非孤身赴任，眷属仍旧留在故乡。虽然出身平凡，然而李格非以其过人才华，很快崭露头角，先后升任学正、国子博士等职，更得到文坛盟主苏东坡的青眼，成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。良马既闲，丽服有晖，金明池畔的依依杨柳，见证了李格非吟哦唱和的美好时光。

然春风得意时，最不可忘记初心。因为与苏东坡亦师亦友的知交之谊，李格非被无可避免地卷入党争之中，因拒绝揭发攻击与其亲近的元祐党人，李格非被贬出京，到江西为官。



升沉际遇浑闲事，风骨其人可铸金。言传而身教若此，李清照之才华风骨，可谓渊源有自。

章丘境内山重水复，有“小泉城”之称，美丽清幽，如诗如画，虽然与父亲别多聚少，但在母亲的悉心关爱教导下，李清照一天天地长大了。少女的欢乐如夏日微风般不可捉摸。常常在清凉的夏夜，她和女伴们结伴荡着小舟，放歌纵酒，徜徉于荷香水月间，沉醉不知归路。渐渐迷失了来时的方向，欢笑嬉闹间，惊起一滩沉睡的鸥鹭。

婷婷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这一年，少女李清照接到了睽违已久的好消息：父亲李格非转回京城为官，担任礼部员外郎。欣喜之余，清照忽地意识到，僻居小城一隅，亲近故乡山水的时光，也许很快就要远去了。

无论多么的留恋不舍，李清照还是和家人一起，在一个月上柳梢头、人约黄昏后的上元佳节前，来到了东京汴梁。那是一个如梦幻般壮丽的都市，数十年后的一本《东京梦华录》，用细腻感伤的笔触，铺排点染其中一二光景，已教后人之为之沉醉神往、不可自拔。

初来乍到的少女很快适应并融入了这个本就属于她的迷人舞台。除却“倚楼无语理瑶琴”、“海燕未来人斗草”的闺中乐趣外。令她时时吟咏回味的，却是其父《洛阳名园记》一文，借园林花木之胜景，道古今沧桑之变幻，意味悠远。少女李清照明媚的大眼睛中，应该已经有了这样“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”，和“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”。

然而真正让她名动京城的，还是那一曲不可复增、亦不可复减的《如梦令》：

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，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  
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！应是绿肥红瘦。

风雨如晦的夜晚，正适合做一场酒酣香浓的美梦。梦醒之后，忽地想起庭前一树海棠花。然而娇憨天真的卷帘小丫鬟，却不解自家小姐心中，缠绵五内的一段情思。清照不由得悠然叹息：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……眼前景，心中事，梦中情，交织得天衣无缝却又明白如话，道破了人人皆有却无法一言蔽之的点滴情怀。

一夜之间，汴梁为之纸贵。吏部侍郎之子、太学生赵明诚读着这首美丽的小词，心旌摇动，悠然神往。正当知慕少艾的年岁，家中长辈也早开始为明诚相看各家的闺英阁秀。倘若结缡同归，他愿意与之共效于飞的，当是何等样的女子呢？白日多所思，有天晚上，他便做了一个奇幻而美丽的梦，醒来只记得其中三句，“言与司合，安上已脱，芝芙草拔”，无需太费心思，也可解开这个浅显之极的字谜，无非隐含了“词女之夫”四字。精明强干的赵挺之大人明了自家幼子的心事，不由拈须微笑，登门求亲两相说合不在话下，赵李姻缘由此而启。也许是小儿女的故作狡狴，也许是才子佳人姻缘天成，这场亦真亦幻的梦境，倒是为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缘分，平添了几分玫瑰色的旖旎趣味。